

餐桌上有親情

文／邱七七

春夏之交，我家這株白蘭花葉茂花繁，引來不少鳥雀，有的在此打尖歇腳，有的在枝椏間做了窩，吱吱喳喳的，給小庭院憑添許多流動的生趣。

最近，綠叢中出現新貴——一隻隻只有姆指般大的綠繡眼，精靈活潑，飛來飛去的忙個不停，我要用望遠鏡才看得清楚，一身橄欖綠，細白絨毛畫的眼圈，使小眼睛越發顯得慧黠，也因此取得綠繡眼的美名，這是曾修過野鳥學分的小女兒告訴我的。

週末兒女回來，餐桌上預備了甜的鹹的，土的洋的，充饑的磨牙的各色零食，這裡座位多，有吃有喝，大家交換一週來的新聞，吃東西不須搶，說話可要搶才上得了場。

民兒聽我說綠繡眼「好小小小」，他則說在科學園區草坪上看見一隻「好大好大」的鳥，張開兩手在胸前比劃著，讀小三的孫兒直把頭搖，他認為那恐怕是一隻雞。

「許多人圍著，牠不但不飛走，連一動也不動，我捉來放在肩膀上，牠仍舊呆呆站著。」民兒繼續描繪。

「是個標本吧。」小六的孫女在自然課堂上見過的。

「舅舅這麼笨？鳥和雞，活的與標本都弄不清？」說罷轉向妹妹，希望從她那裡得到答案。

年兒思索了一會兒，「我想是黑冠麻鷺的幼鳥，黑冠麻鷺與人類居住地相鄰，屬晚熟鳥類，幼鳥要親鳥餵食三、四十天後才會離巢自找食物。餵食的時候強健的幼鳥搶食較多，發育更好，弱的爭取不到食物，有時還被擠出巢外，這是自然界的自然淘汰，你看見的是一隻失落的幼鳥，牠還不會飛。不過黑冠麻鷺本來不擅於飛，牠們的移

動多靠步行。方哥哥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方哥哥是她的姐夫，從事野生動物保育工作，她將話題交給姐夫，自行上樓去查看有關的文獻。

忽然傳來她極度驚恐的呼叫：「方哥哥，方哥哥，老鼠，老鼠！」餐桌旁的一行人聞聲齊奔上樓。

這是一幕一分鐘就落幕的鬧劇，年兒被一隻老鼠嚇著，大叫：老鼠被人嚇著，逃逸。

餐桌上恢復秩序以後，大家取笑年兒膽子太小，而且不叫在座的丈夫，卻大呼「方哥哥」。

人類對老鼠自古以來就沒有好印象，「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」；牠傳染疾病及啃噬器物當然是主要原因，牠的一些劣質習性，如閃爍不定的短視目光，偷吃時的賊樣兒……也叫人厭惡，因此那些專幹不名譽及見不得人勾當的人被稱為「鼠輩」——這是最嚴厲的不屑與輕蔑。

我家曾幾度受老鼠騷擾，有一次「方哥哥」找來二十幾個鼠籠，才將狡鼠逮捕。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置，他兩個女兒以「好可憐」否決了水火之刑，結果放生了事。

還有更令人叫絕的事情，多年前我家客廳的冷氣機裡寄居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蝙蝠，當牠繞室環飛的時候，我家二個女生要著蝙蝠俠裝——蒙著床單，才敢進屋……這些，都成了餐桌上有趣的回憶。

每日傍晚過後，我家門前巷道裡一簇一簇的年輕人潮，踟躕徜徉的尋找餐廳，我奇怪他們為什麼不回家去坐上餐桌，那裡有吃有喝有說還有親情，問題是出在兒女，還是出在父母？

□